

国家荣誉

—— [长篇小说] ——

GUOJIARONGYU

张西 • 著

我国第一部

揭开东突恐怖组织神秘面纱的长篇小说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国家荣誉

「长篇小说」

张西·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荣誉/张西著.—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371-7111-3

I. 国…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1351号

出版策划 徐 江

责任编辑 骆 娟

装帧设计 吾荣娜

国家荣誉 GUOJIARONGYU | 张西·著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1号

邮政编码 830049

电 话 0991-2300400(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 话 0991-2880892 027-85577487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钟 麟 13201203567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6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71-7111-3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同印厂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奋战在新疆反恐
前线的全体勇士们！

在相对和平的年代里，我写一群英雄。我写的是新疆警察，新疆的热血勇士们；我写的是新疆儿女，新疆的母亲们。他们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视国家的荣誉重于生命，他们是维护新疆和平及稳定的伟大功臣。我写我们英雄的警察和人民，我写他们是为了向他们真诚地致敬。

——作者

| 目 录

第一章 / 1

那天中午王路大汗淋漓地从拳击馆出来向学校食堂走去时,尚不知道钟成正在前方等着他,他的人生即将被改写。

第二章 / 27

为了追梦,他放弃了爱情。
他们是永别吗? 他们的感情真的能断吗? 马天牧不知道,王路也不知道。

第三章 / 37

艾尔肯就是想看少女受窘的样子,热娜的窘态令他有了男人的快感,但是现在,艾尔肯什么也不能做,他走到热娜面前,隔着面纱在她额前轻轻吻了一下,他喃喃地说:“热娜,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孩。”

第四章 / 52

王路突然悟到,这些天自己敢平静地在“号子”里蹲着,是因为身边有大漠,身边有战友,否则早毛了。

第五章 / 60

亚力坤的话不容置疑,一阵绝望掠过吾买尔的内心,他终于决定: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得把接头人豁出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六章 / 72

但是,有一个人却死盯着伊不拉音的一举一动,那就是钟成。他的一双利眼盯得伊不拉音灵魂都不舒坦,使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引而不发,躲在暗处寻找时机动手。

第七章 / 81

这天天黑之后,未被警方发现的果园恐怖基地陆续来了十二个神秘的人。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赶来。他们进门后,先在第一个房间换上白色蒙面会服,然后进入最大的那个房间。

第八章 / 89

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因为马天牧失踪了。他先往马天牧的单位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很肯定地说:“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一个叫马天牧的人。”

第九章 / 102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听到莱丽母女的声音。当天黑透时,陈大漠沮丧地陷在家中的沙发里,他意识到:母女俩出事了。

第十章 / 113

王路老道地说:“跟踪她,弄清楚她的住址。然后,你花一块钱去买一瓶小学生用的胶水,往她家的锁眼里一灌,哎,她就进不了家啦。就在她着急时刻,你出现了,帮她捅开锁,为她解难。很古老的办法,英雄救美女。”

第十一章 / 132

王路就把内容以短信的形式发到钟成手机上,钟成看后睡意全无。吾买尔的事已经在他预料之中,他的关注点在“边境基地”和“二十四人暗杀名单”上。这可真不是件小事啊!

第十二章 / 149

沙吾提不得不痛苦地爬起来,他知道,如果他的动作慢一点,艾尔肯的手指肯定会扣动扳机,他将不明不白地死在沙漠里。那样死不值得。想到这里,沙吾提一跃跳

起,没命地往前跑去……

第十三章 / 165

警车鸣叫着从不同方向往爆炸现场赶来。西尔艾力手持一张《南疆日报》冷冷地站在路边,每当有警车从他身边驶过时,他就把头深深埋在报纸里。他就那样冷冷地看着一辆辆警车塞满了出事现场,才放心地离开。

第十四章 / 179

“马建中,给我撤回来!回来——”钟成的警车也赶到了,他一眼看到马建中那熟悉的身影正弯腰摆弄那个木箱,便急得大喊。但马建中像是什么都没听见,那一刻他冷静极了,他嘘了一口气,娴熟地用手把指针拨了回去。

第十五章 / 192

尼牙孜心里一震,他知道,只要这七个人找到西尔艾力他们,准得发生点什么事。他深深地看着王路说:“孩子,万一有事,东边有条河,你往那个方向走就能捡到命。”

第十六章 / 204

“已经三天三夜了,你说,他俩还能活着吗?”马建中忧心忡忡地对亚力坤说。此刻,他俩沿着沙漠边缘的村庄挨家挨户地找艾力和王路。

第十七章 / 216

坚持了四天四夜的艾力已经感觉不到寒冷,他觉得自己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艾力吃力地挖好了沙坑,又把自己埋了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这一觉还能不能醒过来。

第十八章 / 225

艾力的胡须长了,头发也长了,原本标致的身材,现在只能用消瘦来形容。两只大眼睛深陷进眼眶中。他已经是被冻僵了的,现在需要一点点去激活。

第十九章 / 235

钟成笑吟吟地说:“你不觉得阿依古丽更神秘吗?她的父亲和妹妹失踪了,她却显得很平静,平静得似乎忘记了

那件事的存在,你看她今晚表现出来的热情,你不觉得她在有意接近你吗?”

第二十章 / 254

直到被抓后的第三天,阿依古丽开口了,她开口是因为她感觉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在她即将奔赴死亡之际,她最想见到的人就是王路。于是,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王路呢?我要见他。”

第二十一章 / 268

“怎么跑?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白碱滩,跑也没用,就算跑出警察的手心,也得在这荒滩里饿死,我不跑了。”那个沙哑的声音抱怨道。

第二十二章 / 279

这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家族,这是一个静谧、温馨的人家,所有的祝福和美好都应该降临这样的人家,然而,在冬天的这个早晨,灾难却降临了!

第二十三章 / 288

帕丽旦觉得还是丈夫在跟前幸福,于是,悄悄把他的手机关了,呼机关了,她想跟艾力好好亲热亲热,她爱自己的丈夫。

第二十四章 / 296

亚生连开三枪都没有打中对方,他气恼地把枪摔到地下说:“这破枪,还是进口的呢,怎么打不远?”买买提冷笑着说:“你刚才白浪费了三颗子弹。”

第二十五章 / 308

宣誓大会还在热闹地开着,沙吾提重新坐回手提电脑前。他进入“google”搜寻系统,试着在搜索框中输入“警察在线”“报案”“南疆公安网”等关键字,他只是想试试,但没想到,“南疆公安网”赫然跳出画面。

第二十六章 / 324

卡拉带着卡德尔敲 104 的房门:“请问是达坂城来的姑

娘吗？”

吐逊在里面回答：“这里没有达坂城来的姑娘。你要找新疆来的棒小伙子吗？”

第二十七章 / 338

肉孜把一百枚手雷很快制好了，艾尔肯带着阿不都尔和沙吾提兴奋地跑到山坳里进行试验。艾尔肯率先扔了一颗手雷，“嘣”，山坳里弥漫着一股尘烟，艾尔肯兴奋地狂叫起来。

第二十八章 / 354

“莱丽，我热情如火的女人。如果我不在了，你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和女儿，你们要好好地生活下去，要坚强地活着。”

第二十九章 / 367

亚力坤疯狂地大喊：“大漠，大——漠！”但是，他根本找不到大漠的原身了，即使他们曾经熟悉到连谁咳嗽一声都能分辨出来的程度，但是，现在他眼前是一片片碎块，他不知道哪个是他亲爱的战友！

第三十章 / 386

他明白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昆仑山“啊，啊，啊”地大喊，除此之外，他不知该干什么。他的痛苦达到了撕裂心肺的程度。天地间，谁经历过这一番战友情后，而不为之刻骨铭心呢？

第三十一章 / 392

“永生的爱人？”王路内心酸涩地问。

马天牧深情地说：“是的，我是你永生的爱人。”

王路不安地问：“你又要离开我了吗？”

马天牧轻轻嘘了一下，说：“我们现在不说离开的话好吗？”

后记：我为什么写《国家荣誉》/ 404

第一章

那天中午王路大汗淋漓地从拳击馆出来向学校食堂走去时，尚不知道钟成正在前方等着他，他的人生即将被改写。

—

新任公安厅长南振中铁青着脸冲钟成两手一摊，说：“缺人？缺人你自己找去！”一句话把钟成顶到了南墙根。南振中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他是个收放自如，高兴时可以仰天大笑，生气时可以拍桌子瞪眼的人。

南疆公安局局长钟成不愠不火，脸上仍堆着笑，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不是常说，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就是给下面解决问题的吗？现在我需要你这个老领导帮我解决点实际困难，你却不管了。”

“扯别的没用，叙旧咱们另找时间。我给你一百个编制，这已是最大限度。要钱要人两样我都没有！”南振中拒绝了钟成的要求，弄得钟成有些灰溜溜的。

南振中见钟成闭口不言了，内心略有内疚，他起身往钟成的茶杯里续满热水，递给钟成，下命令道：“喝吧，茶水这东西，我这儿可是管饱。”

钟成不得不接过烫手的茶杯，无可奈何地嘬了一口，水太热，他咂了咂舌。

两个相差十岁的人站在一起，像两棵挺拔的白杨树。南振中今年五十二岁，他的标准身高是一米八二，瘦高瘦高的；钟成刚过完四十二岁生日，身高是一米七八，他看上去其貌不扬，身板结实得像块石头。

看到南振中心软了，钟成又不依不饶起来，他连叫屈带调侃地说：“光让马儿跑，不给马吃草，难道我钟成是属驴的吗？一天到晚被人蒙着眼睛拉磨。”

南振中哈哈大笑，他说：“这话问得多余，你不属驴属什么？你就是一头拉磨的驴，我早看透你小子了，你这辈子就是干活的命。”

虽然南振中仍然没有吐口给钱给人，但钟成从他的话里和表情里却找到了一种善意的理解，于是，他再次恳求道：“南厅长，真的，请体谅我的难处吧，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反恐特别侦查队是迫在眉睫的事，但我南疆局是要人没人，要经费没经费，你让我怎么干？”

南振中没有马上回答，在屋里踱了几步，又转回身端起自己那个硕大的水杯喝了一口，然后用激将的语气说：“我也没办法。我要是有办法就不为难你了，我一直觉得你比我有办法。要不，这样吧，你到公安厅来当厅长，我到南疆去当局长？让我也试一试，有没有组建这支队伍的能力。”

钟成道：“厅长，你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真不讲理。铁公鸡下蛋一毛不拔的事全让我摊上了，我咋就这么倒霉。”一边抱怨，他一边观察着南振中的表情，看他是不是真的要急眼。

南振中哈哈大笑，横竖不往心里去，他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说：“爱咋说咋说，你就是骂死我，我浑身上下也少不了一根汗毛。不过，你小子少给我来弯弯绕。谁不知道你钟成肚子里道道多，还有能难倒你的事？你也别给我装，我已经听说了，你把队伍弄得都差不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信息掌握得很准确嘛。”真相被揭穿，钟成讪讪地说，“还有一件事，你必须给我解决。”钟成又提出要求。

“说！”南振中竖着耳朵听着。

钟成坦言：“你看人家国外警察，发现一个情况，要么马上查手提电脑，要么打电话到指挥中心查询有关信息，办事效率很高，我想让我的特别侦

查支队队员每人手中有个‘警务通’，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力。”

“说得好！到厅里后，我考虑最多的就是‘科技强警’问题，目前我正在做这个大项目。南疆作为反恐前线，我会优先考虑的。”南振中坦诚地向钟成透露这一观点。钟成刚要催促什么时间到位，南振中神情严肃地说：“我这儿刚截获一份情报，代号‘黑鹰’的家伙最近从境外潜入新疆了，得到情报后，我们进行了跟踪，可是，此人很狡猾，突然中断了所有通讯工具，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南振中把那份情报递到钟成手里，钟成看过之后，又抬起头来，两人会意地对视了一会儿。显然，这件事情比任何事情都重大。

“他会藏到哪儿去呢？是北疆？南疆？还是留在乌鲁木齐？真让人着急啊，他潜伏在哪里，哪里就有出事的隐患。再过两个多月就是国庆节，这家伙这个时候来干什么，我想你这个老反恐侦查员应该很清楚吧？”南振中想从钟成的眼神中找出答案。他在南疆当地委书记期间，钟成就是他手下爱将。

得知“黑鹰”入境，钟成的眼前立刻晃动着司马义和卡斯木这两个从境外派遣进来的恐怖组织头目。三年前，他们先后潜入南疆，在一个方圆百里的无人区秘密组建了恐怖训练基地，并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组织”，在南疆大肆制造杀人、抢劫等恐怖事端。南疆警方是通过一起抢劫运钞车案，才发现这伙人行踪的，继而端掉了这个隐藏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恐怖组织基地。每提起这事，钟成都特别懊恼，恐怖组织基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竟然存活了近两年，这真是他的奇耻大辱。钟成痛定思痛，对以后的侦查工作提出“主动进攻，露头就打”的八字方针，这一提议得到了南振中的支持。现在，他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地问：“是啊，他是什么来头呢？又能藏到哪儿去？”

“依我之见，藏到你南疆去的可能性比较大。你想啊，司马义和卡斯木都是被你南疆打掉的，敌人怎能甘心拱手交出他们苦心经营的根据地，怎能甘心连着失败两次呢？我估计啊，这次来的家伙可能不是一般人物，有他的杀手锏，所以，不能掉以轻心，你要有充足的应战准备。”南振中的目光也看着窗外，仿佛那个“黑鹰”就在窗外的某处蹲着。

钟成从南振中的脸上读到了昔日共事时合作的快感，他也笑着面对窗外的天空说：“哎呀，我就喜欢啃硬骨头，喜欢挑战性强的运动项目，我保证，境外派来一个，死一个！再派，就再死！只要我在南疆守一天，他们就别想得逞。”

南振中并不阻拦钟成的自信和骄傲，他鼓励说：“收拾‘黑鹰’，我相信对你来说是迟早的事，但我考虑的是另一件事。”南振中的表情凝重起来，他说：“现在我们仅仅知道‘黑鹰’来了，但并未具体掌握他在何处，我担心在我们抓住他之前，人民会受到伤害，要无辜地付出血的代价，而且这一点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觉得你提出的‘八字方针’要坚决贯彻，要主动搜索，哪里有谁失踪了，哪里又搞基地了，绝不能被动地等着发生了什么事，再去挖出一个存在了近两年的恐怖组织，绝不允许这种事情重复发生！中央已决定了‘标本兼治’方针，最近，自治区党委决定要在全疆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主动走出去，下到全疆各县市、乡村，对人民群众展开声势浩大的正面宣传攻势。打是标，教育是本，新疆的问题只要双管齐下，局面肯定能控得住。”

钟成坐不住了，他的思绪已经从伸手要人才经费转移到了如何与“黑鹰”交手，其实，组建反恐特别侦查支队和与“黑鹰”较量并不矛盾，是同一件事。瞬间，钟成有了新主意，决定不再跟南振中磨嘴皮，他要行动了。

南振中喊住急着要离开的钟成。

“还有什么事？”钟成已经被“黑鹰”到来的消息烧得全身是火，好像在乌鲁木齐多停留一会儿都会延误战机似的。

南振中提醒他一件事：“公安厅准备配一名得力的副厅长，你钟成在南疆当局长已经五年了，无论资历还是政绩都属于被考察的对象。目前，候选人已经物色了好几位，组织部门最近要分别去考察这些干部。我真心希望在公安厅公示副厅长人选时，能看到你钟成的大名。”

听了南振中的话，钟成脸上没起什么变化，也没继续追问此事。南振中知道钟成表现出的平静并非是掩饰自己，他是真的不在乎。但南振中仍然问：“对此有什么想法吗？说出来我听听？”

钟成憨憨地一笑：“没什么想法，顺其自然吧。”

二

位于南疆中部的博斯坦市静静地躺在夜的怀抱里,似乎已经睡去。

两个男人出现在一条小巷里,他们当中一个脚步轻,一个脚步重,脚步轻的人右腿略瘸。拐出小巷来到僻静的街上后,他们站住不走了。这条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有出租车驶过。

“就在这儿杀人?在街上?”五短身材的亚生急切地问身材瘦削的西尔艾力。

西尔艾力是个白皮肤蓝眼睛的青年,他两手插进口袋里,冷冷地盯着亚生,并不回答什么。西尔艾力的蓝眼睛在夜色里泛着冷冷的蓝光。

几年前,在博斯坦市中学担任体育教师的西尔艾力因诱奸女学生,被判一年劳教。解除劳教后,博斯坦市政协副主席伊不拉音主动找到他,为他提供了足够的生活费用,不久,就把他送到B国学了三个月的《古兰经》。后来,在A国的恐怖组织头目阿力木派人把他接走,在那里,他接受了严格的恐怖训练。恐怖组织头目阿力木一心想把他留在身边当军事教官,但是老谋深算的伊不拉音不同意,他说,为了新疆独立大业,西尔艾力应该配合他的“三十年计划”,回到南疆搞“圣战宣传”,用讲经的形式争取更多的穆斯林。

西尔艾力性情孤僻、沉默,不擅与人合作,更不擅长搞宣传发动事宜,但碍于恩人的面子,他不得不回南疆发展。他本人回南疆的目的既想报复政府和社会,又想伺机搞暴力恐怖活动,更想组建一支暴力恐怖队伍。因为担心警方认出自己,他整了容,然后潜入南疆蛰伏下来。

西尔艾力没有按着伊不拉音的旨意在新疆搞那种文绉绉的“圣战宣传”。在确定警方没有注意到他后,他开始积极与境外的暴力恐怖组织头目阿力木联系,希望他们运送枪械和活动经费入境,这一要求正合阿力木心意。阿力木很快派副头目司马义潜入境内,要求他配合西尔艾力打出一个地盘。西尔艾力只想要枪要钱,不想要个上级领导,但司马义口气颇大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两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在南疆的一个无人区秘密建起了暴力恐怖基地,发展培训了四十余名暴力恐怖分子,并且伺机在南疆进

行暴力恐怖活动。后来,南疆警方在破获一宗特大抢劫运钞车案时,击毙了司马义,抓获了组织成员亚生等人。围捕中,训练有素的西尔艾力溜之大吉,亚生被判三年徒刑。

经历了这次失败后,境外的阿力木并不甘心。很快,他又派另一个副头目卡斯木潜入境内,与潜藏在境内的西尔艾力接头后,两人又扯起“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组织”这杆破旗,搜罗了二十几名余党,对他们进行了恐怖训练。这次,他们决定搞暗杀。就在他们杀害博斯坦市计划生育办主任的同时,警方也围捕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组织”的新建基地,头目卡斯木当场毙命,西尔艾力再次侥幸逃跑。

沉寂了半年之后,西尔艾力又忍不住想动了,他决定独自在南疆制造事端。这时,亚生越狱逃了出来。他找到西尔艾力说的第一句话是:“关于你,我一句没吐。我的要求不高,我想活下去。”西尔艾力知道亚生想敲诈他,于是,西尔艾力痛快地给了他一笔钱,而且把他带到乌鲁木齐进行了整容。在乌鲁木齐期间,西尔艾力在一个无名网吧上网,与境外的阿力木恐怖组织密谋一番。阿力木恐怖组织答复:“‘黑鹰’近期出动,老地方迎接。”

又可以有规模地折腾点事了,西尔艾力兴奋不已。为了改变自己郁闷的心情,找回失去的信心,他决定回到南疆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杀个人,去去晦气。西尔艾力认为应该拉着亚生一同分享杀人的快感。为了鼓舞亚生的杀人士气,他故意跟亚生打赌说:“我敢向任何一个异教徒开枪,而你不敢。”

亚生刚从牢里跑出来,还未享受到足够的自由,心有余悸,但又怕西尔艾力看不起自己,他也故意说:“你手里那支枪是假的,杀什么人呢?吹牛。”

西尔艾力掂量着他手中那支伯莱塔手枪,冷冷地说:“好吧,那我们就到外面去试试手,看看我的枪是真是假。”

亚生最不愿看到西尔艾力那冷冷的、瞧不起人的目光,他也毫不示弱,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出门前,他甚至粗暴地在西尔艾力眼前比划了几下,被西尔艾力恼怒地瞪了几眼。

亚生挑衅道:“尿,怎么啦,不敢动手啦?要不我帮你选一个目标?”

于是,回到南疆的第一天深夜,两人溜到街上。